

新
時
代
的
教
育

新時代的教育

澤柳清子著

一九二七年八月再版

實價一角半

著者

澤柳清子

發行者

北京東皇城根
北新書局
上海四馬路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真的人生哲學……………	一
第二章	新文化運動的概觀……………	一五
第三章	新文化與教育……………	三七
第四章	新教育的實施……………	五一

第一章 緒論：真的人生哲學

幾百年前英國的培根曾說道：不能解脫偶像便不能澈底的探求真理。從那時起，對於這句格言衷心服膺，反復講論的不能說沒有幾百人吧？然而真能超脫偶像，見到人生的有幾個人呢？人們常把「過去」的空殼背負着，僅僅的從這一個殼裏攢進那一個殼裏去探求人生，人生終於被偶像所誤。可悲的事還有比這個更甚的麼？

當蓋立留倡地動說的時候，一般神道學者大爲反對。他們的理由是：「神住在天上；如果地球真要迴轉，那末，必定有一個時候

人類的屁股向着天的上神仙。屁股向着神仙的人類而幸能逃脫神的懲罰，世界上萬無此理。所以地動說甚是錯誤。」

歐洲中古時代某大學學生因為發見太陽中有黑子，以為不可思議，去問先生。先生連太陽也不看一看，一逕跨進書庫，檢出亞利士多德的書從頭至尾一頁一頁的反復閱讀後，仍然扳着面孔，很嚴重的對學生說：『亞利士多德沒說過太陽中有黑子，所以太陽中應該沒有黑子。』

人們雖不盡能鑄成如此其甚的大錯，然常被種種偶像所攝取，所支配，所擺弄，却是不可掩的事實。我們以為普通的知覺或經驗是確切可靠的。然稍一省察就知道此種理想多與事實相反。這實在

是很驚異的。凡外界的刺激和感覺，與其說它構成各種正確的知識，勿寧說它喚起代表知識或記憶的概念。

關於此點，研究得最宏博而深刻的，有佛國的伯格森。他曾著 *Matiere et Memoir* 一本書，說得很有精彩，頗可一讀。

如此，人們對於許多方面雖常自以為有種種理由，而偏見和偶像終於不能免掉。況且人生本有各種各色的經驗互相錯雜；再加上人爲的或故意的對於偶像的概念，人類精神的活動自然漸次失却自由了。

使人信仰偶像的一切事物不外乎宗教，道德，教育等等。不拘你本來有無宗教心，不知不覺之間就讓你信仰了特定的宗教信條

了。宗教阻害人的自由就在這一點。以特定的教育漸次注入青年的意識中把他們造成了一種特定的人物，這就是教育！以特定的道德隱約的束縛人們的行爲，把人們弄得像囚犯一般，這就是道德！譬如婦人必要無條件的服從「三從七去」的規範，硬要算是道德法律。正當與否全沒有考量的餘地。在這樣男子專權的社會裏，男子宣傳奏效，女子就完全變爲一種道德的犧牲品。社會的進步在那裏呢？

於此可見以白紙一般的純潔看待這個世界，是不可能了。人們對於一切都是先入爲主。若要想在他們思想習慣以外另開一個新境界，實在是難的很。人們往往以爲對於個人的真理就是對於一個民

族或一個特殊階級的真理。所以遇着兩個階級利害相反的時候，佔優勢的就拿它自己的那種特殊的傳統的和習慣對着居於劣勢的儘量去宣傳。這種宣傳的成功，便是前者加於後者的桎梏。

獨逸的一位經濟學家在他的宣言中曾經說過，支配一時代的思想的就是在那個時代經濟上佔優勢的。所以那個時代的一切思想和習慣統被它們所燻染，而滿副精神都帶上它們的色彩了。

優勢階級爲謀自己的利益，構成社會的種種組織，對於劣勢階級施以宣傳，漸漸的使他們醉心於那優勢階級的一切制度和教化。這樣『入主出奴』，便使社會本來的自由完全失掉了。所謂新社會的文化運動就是要恢復自由，回到純潔的自然的精神上去。

換句話說，現社會中所謂教育，道德，宗教等等，都是在優勢階級的組織之下；都是按照優勢階級的方便利益製造成功的。這些東西反而對於劣勢的階級有毒，無處不是摧殘他們，壓迫他們，束縛他們。所以這些東西澈頭澈尾，實在是劣勢階級的死敵。現在劣勢的人們在世界舞台上應當先去尋求自己本身的文化；應當努力脫免那反對方面的思想和言行；就是非拿出自己的文化和人生觀不可。故新社會的文化運動無非是拿新文化代替舊文化的一種運動。無論如何，在本質上劣勢者總要從那強制的文化中脫出來，去求獨立自由，另行建設新的自律自由的文化以發揮人類的天性。根本上就應當先以人格解放爲目標，以解脫偶像爲手段。

現代著名的大經濟學者說過，兩個階級因爲利害衝突，以致文化也不能相容。然而兩方是否絕對不同，現在仍舊議論紛歧，莫衷一是。新文化若對於已往的舊文化絕對脫離關係恐怕不容易獨立生長吧。無論如何新的社會，當初起時，必不免容納半新半舊的文化。就是過去的藝術也有保護的必要。雖然如此，若按新文化正統論者的主張，則斷乎不容絲毫舊文化的混雜。他們以爲從本質上講，完全去解放那些被舊文化束縛的精神和思想，實在就是新文化的本領。所以過去，現在，和將來一切文化的價值都應當以新文化做標準，纔可以去評判。依照新文化正統論者的意旨說來，新文化纔是真文化，過去的文化僅是優勢階級的文化，對於人類只有

毒害，沒有裨益。因爲優勢者的教育乃宣傳的教育，非真實的教育；是拿「先入爲主」去征服劣勢者，那裏能算是全社會的自由教育？

然而却有一派人以爲舊文化與新文化雖然兩不相容，却不能不承認它們都是在人性根本上生長的。舊文化對於新文化固然不能說沒有毒害，另一方面也不能說是沒有滋養的部分。這是調和論者的論據。但不拘怎樣，所有的舊文化，優勢者侵奪的文化，若當作惡魔看待，則非實行澈底掃蕩不可。因此，新文化正統論者批評主張新舊調協說的人們，說是丟掉新文化的根本人道的精神；說是無非要利用他人作自己的牙爪，而去剝奪人家的權利，侵害人家的自由

而已。

教育應當以養成自律自由的人格爲目的。教育不是宣傳。但歷來社會上優勢者在過去期間——現在還是——壟斷一切教育的事業，用作種種宣傳的工具。什麼教育！不都是他們中一派一系一閥專爲自私自利組織成功的麼？於是乎本來自由的教育，造成人格，講究自律的教育，自然而然的無形中就變爲奴隸的教育，摧殘人格，擁護優勢而欺壓劣勢的律人的教育了。

新時代的教育所假定的根本理想就是精神解放的文化運動，人格的解放運動，倫理運動。所以這個運動必當看作新社會內理想人格的普照。

由此看來，新文化就是新文藝主義。新人道主義。這種運動一直向着解放的路上走，向着活潑表現的路上走，向着自由自律的路上走。要把舊的人生觀完全打破了纔能另謀新文化的建設。

教育的本義既然是養成自由自律的人格，教育者就必從那劣勢者，被欺壓者的觀點着想；必須澈底的解放他們，使他們可以謀自律和自由。這纔是把人真正當作人去教育呢。在這個觀點上，若有反對新文化的人，那就是迫害教育，侮蔑教育，也就是人道的蠹賊。這種人實在是束縛人性，宣傳特殊階級文化者。

故所謂新時代的教育無非是立在人道主義上，要謀解放人類的
一種新文化運動。

以上是新文化運動的理論。現在我們再看看實際上是怎樣。對於歐美各國暫且不管，讓我們先來分析分析日支兩國的現代教育。總括的說，兩國的教育制度和內容都和新文化的精神恰恰相反。分析來說，日本兒童和青年所受的教育不是教他們往自律自由的道路上走，而只是鼓吹宣傳，讓他們迷信神道，迷信國家，迷信傳統的老思想。由方法上講，仍然沒有完全脫離注入式的教育。一般教育家都把人格當作機械看，使他們完全聽從優勢者的指揮，變成崇拜偶像的人物。把青年的創造性全行抹殺；結果，他們的模仿能力發展了，創造能力反而隱藏了。文學博士幣原坦先生曾說『我們大和民族的文化中模仿外族的成分特多，自己創造的極少極少。何以見

得呢？試一考察日本文明史上的記載，所有文物中只有日本字母和人力車是自己發明的。『從這幾句話中就可以知道現行教育制度足以抹殺個性了。

再就內容說，日本現時的教育乃是一個特殊階級的教育。它並不是打破偶像，見到人生，解放人格，實行人道；乃專求服從，宣傳特定的信條。這種教育抱着先入的成見去觀察世界；不依自己的性格，而強從他人已經構成的人生觀念。唯其如此，所以日本文化就不能向着人道主義的正鵠急速進步了。這實在是一種很可惜的事！

講到鄰國支那，其教育制度還沒有確定。如果賢明的支那人有

世界眼光，一生懸命的去努力，就不難造出新時代的教育；就不難向着人道主義的路上走，直到新社會文化的成功。不幸現代的支那教育者不能往前進步：他們忽而學西，忽而學東，反來復去，逃不出舊文化觀念所造成的圈套。況且，他們只講形式，模仿外觀，實際還是弄不好。近來他們自己忘了自己是一個極貧極貧，將要變成無產無業的民族；却要去學那「財富充盈」的米國。這可見得他們不知道他們自己的急務是什麼。他們更不配懂得什麼是真正的人道主義了。